

LANGUAGE SITUATIONS
IN THE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语言国情手册

主 编

杨亦鸣 赵晓群

LANGUAGE SITUATIONS
IN THE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语言国情手册

主 编
杨亦鸣 赵晓群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7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语言国情手册/杨亦鸣,赵晓群主编.—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2017.1重印)
ISBN 978 - 7 - 100 - 12726 - 4

I.①—… II.①杨…②赵… III.①语言国情学—概况—世界—手册 IV.①H0 - 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69688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审图号:GS(2016)342 号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语言国情手册

杨亦鸣 赵晓群 主编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京新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 - 7 - 100 - 12726 - 4

2016 年 11 月第 1 版 开本 787×1092 1/16

2017 年 1 月北京第 3 次印刷 印张 27 1/4

定价:128.00 元

学术指导

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

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

江苏省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

组 编

江苏高校语言能力协同创新中心

江苏师范大学语言能力高等研究院

《语言科学》编辑部

顾 问 杜占元 曹卫星

编委会

主任 姚喜双 沈 健

副主任 彭兴颀 朱卫国

执行主任 杨亦鸣 赵晓群

编 委 (按音序排列)

蔡 冰 陈美华 侯家旭 黄 行 李明晶 刘 涛 刘俊飞

陆天桥 满在江 欧向军 王仁法 王新青 吴志杰 杨亦鸣

余光武 于 亮 张 强 赵晓群

审 稿 孙宏开 戴庆厦 黄 行 张家骅 黄南津 陈美华 吴志杰

主 编 杨亦鸣 赵晓群

副 主 编 满在江 余光武 张 强

参编人员 (按音序排列)

蔡 冰 陈美华 邓 景 封世文 高 健 耿立波 顾绍通 韩玉强
侯 旭 侯家旭 胡 伟 黄 行 黄文英 姜占好 焦保清 凯 丽
李 娟 李 君 李慧琳子 李明晶 李倩南 梁琳琳 刘 涛 刘洪涛
刘继磊 刘俊飞 陆天桥 马创新 马鹏举 玛依拉 满在江
莫马丁 (Martin Mollik) 欧向军 蒲显伟 戚利萍 邵可青 邵志军
沈兆勇 宋 伟 唐兆琪 王 涛 王 星 王仁法 王婷婷 王新青
王育平 吴志杰 徐 杰 严培华 严轶伦 杨 龙 杨亦鸣 姚 成
叶晓娜 印 蕾 尤德华 于 亮 余光武 俞玮奇 张 强 张 豫
张珊珊 张文冠 赵 穗 赵晓群 郑西彦 朱丽田 朱祖德

定稿人员 (按音序排列)

蔡 冰 耿立波 侯家旭 刘 涛 刘俊飞 陆天桥 满在江 王仁法
杨亦鸣 余光武 于 亮 张 强 张文冠

基金支持

国家语委重大项目“语言文字能力建设与文化强国的关系研究”(ZDA125-19)

国家973计划课题“语言认知的神经机制”(2014CB340502)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神经语言学研究及学科建设研究”(10ZD&126)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语言能力描述语数据库建设和汉语能力标准制定研究”
(13AZD098)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构建面向‘一带一路’建设战略的外语规划研究”(15BYY048)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区域安全视角下‘一带一路’的语言规划和语言战略研究”
(15BYY059)

江苏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江苏省优势学科二期建设项目(PAPD)

江苏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

前 言

杨亦鸣

一

2015年3月，国务院授权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以下简称《愿景与行动》），这标志着此前由习近平总书记等中央领导在不同场合讲话里共同提到的，要与相关国家和地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以下简称“一带一路”）的构想和倡议正式成为我国未来一段时期国家重大战略工程。初步估算，“一带一路”沿线总人口约44亿，经济总量约21万亿美元，分别约占全球的63%和29%。毫无疑问，“一带一路”倡议对加快我国现代化建设，进一步改革开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确立中国走向世界舞台并引领人类文明创新的主导地位，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同时，这一倡议也是中国贡献给世界的构建全球合作发展共同繁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必将惠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繁荣和发展，促进沿线国家乃至促进全球合作共赢，走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我国目前对“一带一路”的规划和讨论涉及经济、文化及政治等多方面内容，特别是在金融、贸易、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已有很多大手笔举措，但“一带一路”所有愿景与规划的实现，都要以语言沟通为基础。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在访问法国和德国时曾说过，“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国际关系

民主化的时代背景下，人与人沟通很重要，国与国合作很必要。沟通交流的重要工具就是语言。一个国家文化的魅力、一个民族的凝聚力主要通过语言表达和传递。掌握一种语言就是掌握了通往一国文化的钥匙”。语言是人类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语言相通，才可能谈及经贸往来、文化交流、文明互鉴、民心相通。

按照“一带一路”目前的规划路线，其沿线国家达到64个（不含中国）。据我们初步统计，这64个国家所使用的国语及官方语言共78种，除去同一种语言作为多个国家官方语言的情况外，实际使用56种官方语言和通用语言，涉及汉藏、印欧、乌拉尔、阿尔泰、闪-含、高加索及达罗毗荼等主要语系。在这56个语种之中，国内高校尚未开设的语种有11个，只有1所学校开设的语言也是11个。这还不算许多国家拥有繁多的民族语言。目前的统计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使用的各种民族语言多达2400余种。以菲律宾为例，除了国语和官方语之外，至少还有100多种民族语言，其中使用人口超过百万的民族语言就有他加禄语、宿务语、伊洛卡诺语、希利盖农语、比科尔语、瓦雷语、卡片片甘语、邦阿西楠语、马拉瑙语和马京达瑙语等；再如尼泊尔，从人口和国土幅员来看是一个小国，但语言种类却有118种之多，涉及印欧、汉藏、南亚和达罗毗荼四大语系。所以，就“一带一路”语言服务来看，

形势非常严峻。

即使是我国已开设的语种，在“一带一路”宏大事业中，人才储备也明显不足。比如，某小语种人才本来在某企业的跨国经营中是可以满足的，问题是“一带一路”倡议会催生成百上千个企业参与该国建设，特别是在“互联网+”时代，个体电商都可以参与到“一带一路”的经济循环中，这些都与当地百姓生活密切相关，只能使用当地的民族语言，原有的小语种供需平衡就会被打破，语言问题就变得突出了。我们调查了在世界工程机械排位前5的中国徐工集团，该企业积极呼应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先行一步，产品已出口到“一带一路”的48个国家，目前在42个国家中有一级经销商80个，另有17个备件中心和16个办事处，并建有4个KD工厂，出口金额达到9.8亿美元。由于面临强大的国际竞争，今年下半年徐工集团推出了以教授操作、问询施工及机器购买和各种服务反馈为核心的“一送、二查、三教、四问、五反馈”标准化服务作业，但这一深耕细作式的工作面临的最大障碍不是技术支撑问题，而是语言交流问题，能否建立起有长期国际竞争力的销售和服务体系从某种意义上说竟然是企业的语言能力问题，这是企业家们始料不及的。

此外，虽然在政府交流层面，英语可以解决一些问题，但“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必然会深度介入到沿线国家老百姓的生活中去，如果不能掌握当地的语言，并了解语言背后的宗教文化问题，那么许多工程在实施过程中对当地百姓的宣传和解释势必会存在一些问题。比如“一带一路”工程最被看好的重头戏之一是基础设施建设，其实施过程必然牵涉到所在国大量拆迁问题。以高铁为例，铁路外沿线30米之内为铁路建设永久性用地，土地不可能返还，建设期间还要征用施工用地，这些永久性用地和临时用地的原有土地性质各异，如房屋、工厂、商店、农田、林地等拆迁难度和费用各

不相同，尽管所有工程的实施必然是经所在国和当地政府签约同意和大力支持的，但由于各方力量和利益之间的博弈，拆迁工作还是一场艰巨的任务，如果宣传不到位，即使有很好的政策，仍有可能造成当地老百姓的怨恨。最近印度政府正在酝酿发布《土地征用法修正案》，虽然此草案提出政府将一次性按市场价给予失地农民补偿，并且每户农家将得到政府给予的一个就业岗位，但此草案今年3月一经推出，即遭到各界反对，不少地方的农民举行抗议游行。因此，在“一带一路”共建过程中，我们要注意防止某些沿线国家将本国工业化进程中问题归咎于“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更重要的还是做好对当地老百姓的宣传解释工作，包括在各种媒体和发布会上的宣传解释。而在解释过程中使用当地语言是第一位的，这项工作不仅当地政府要做，中国方面也应适时主动择机用各种合适的方式参与。此外，在施工第一线配备一定数量的精通当地语言的协调员对解决各种临时纠纷也是必不可少的。否则，仅仅因为拆迁这一件事，就可能因语言沟通问题导致许多国家各类拆迁纠纷事件发生。因此，语言服务和语言能力问题，在国家“一带一路”战略规划中是一个基础工程问题，如果处理不好，很有可能会直接影响中国的国家形象，对“一带一路”的共建共享带来极大的战略风险。

目前一些学者和单位对此已有所认识，比如有的学者考虑到“一带一路”建设中的语言安全问题，有的在积极推动沿线国家语言政策研究，有的高校计划到2020年开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尚未开设语种的课程，这些计划都主动呼应了“一带一路”的国家战略，但总体来看这些计划还都属于各自为战，较为零碎、迂远，缺乏细化的评估、全面的规划和通过协同机制来解决当下问题的能力。比如中国丝路基金已对巴基斯坦投入了16.5亿美元，今年底或明年初亚投行就有可能对整个沿线国家开始投

资，基础设施建设和工经贸项目有可能会呈现井喷式发展，语言问题必须现在就要拿出办法，而不是坐等若干年后语言人才的培养。

因此，我们认为“一带一路”战略规划的实施，必须充分认识语言服务和语言能力建设的重要性和先行性。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当下就必须要迅即部署并着手解决即将到来的语言人才奇缺和语言服务能力匮乏问题，开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语言国情研究，构建“一带一路”语言服务宏大战略工程。总之，“一带一路”，语言先行，语言不通，有可能一无所成。

二

目前构建“一带一路”语言服务的宏大战略工程，可从以下四个方面开展工作：

编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语言国情手册》。该手册是一本工具书，主要介绍“一带一路”沿线所有国家的语言国情，包括各国的国语、官方语言、主要民族语言、语言历史、语言与民族或社会关系等多方面内容。同时在沿线国家语言资源调查的基础上，利用“互联网+”技术，开发面向智能手机的“‘一带一路’语言通”语言服务应用软件，研制各国常用语境语言300句光盘，后者待适当时机与纸质版本一并提供，便于不掌握所在国语言的工作人员语言服务应急之需。如有必要下一步也可以分国别编写和出版，便于沿线不同国家的中方项目和工程人员携带和使用。

开展我国现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语言国情人才现状调查及应对方案研究。沿线64个国家共计78种国语、官方语言，如果包括沿线各民族语言则达到2400余种。这些语言中，我国自己培养的和国外引进的各类语言人才能够掌握多少种，从来没有接触过的有多少种，哪些语种有实际应用价值，这些都需要调查。更为重要的是，那些已经掌握某种语

言的人才现在何处？语言水平如何？能否服务“一带一路”工程建设？国内哪些学校培养这种语言的人才？培养情况如何？针对以上这些问题，通过现状调查，制定出有针对性的应对方案，比如建立我国“一带一路”语言服务人才数据库，向相关机构和企业提供所在国各项事业和工程的语言人才服务，切实提升“一带一路”语言服务的能力。

进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汉语人才培养和储备现状调查及汉语国际传播策略研究。

“一带一路”，共建共享，沿线各国语言人才，特别是操沿线各国母语而又懂汉语者，是“一带一路”事业语言服务人才重要部分。因此我们不能仅停留于沿线国家语言国情调查研究层面，而是要建立我国“一带一路”语言服务人才数据库，还要调查清楚这些沿线国家的汉语人才的培养、培训和分布情况，包括这些国家的各级各类外国语学校汉语人才培养的情况、华族华裔分布情况及华语教育和人才培养情况，也包括这些国家的孔子学院中文人才培养的情况，并以此为基础，优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汉语人才培养，逐步帮助其建立适应“一带一路”战略工程的汉语人才培养体系。最终要建立动态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汉语语言服务人才数据库，为“一带一路”战略提供语言服务的便利。同时，利用这一调查数据还可以有针对性地适时提出汉语国际教育的建议和策略。

建立“一带一路”语言文化多方协调机制和语言服务人才新型培养机制。“一带一路”语言问题涉及沿线各国，应协调沿线各区政府部门、语言研究机构和各类语言人才培养单位，举办“‘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语言文化高层论坛”，深化与各国语言文化领域精英的交流，以应对沿线各国在实施“一带一路”倡议中所发生的与语言文化相关的突发事件，发掘语言文化研究创新人才，并利用各国语言人才优势，采用

合适的教学方法培训和集聚急需的语言人才，以满足当前“一带一路”事业的语言人才的需求。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语言文化高层论坛”，不只是单纯的学术研讨会，更要将其建成沿线各国语言文化协调、交流、融合的一个重要工作平台，为此应成立相应的常设机构，便于长期协调和服务“一带一路”的共建共享事业。此外，要建立语言服务人才新型培养机制，这不同于高等院校外语人才培养的专业建设和社会建设，而是采用特殊教学法的培训，以解决语言服务应急人才的急需，以此为基础还可以构建起中国语言服务和语言人才培养的国家应急机制，与高校外语人才培养体系互为补充。发达国家一直是多渠道培养和储备语言人才的，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美军采用军队教学法，根据战局急需开设语言人才培训，后来曾当选为美国语言学会会长的中国著名语言学家、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导师之一的赵元任先生就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于哈佛大学为美军培训汉语人才，短期内（4到6个月）即应用于战场，很好地满足了太平洋和亚洲战场的语言服务问题，赵元任先生也是中国汉语国际教育的先行者。

三

我国目前“一带一路”语言服务中存在的问题，说到底是国家语能力建设问题。语言能力是国家实力的反映，语言能力分为个人语言能力（母语能力、多语能力）、社会语言能力（各种职业、专业语言能力）和国家语言能力（行使国家力量时所需的语言能力，如在抢险救灾、反恐维稳、海外维和、远洋护航、联合军演、护侨撤侨及各种国际合作中，国家语言能力都起着关键作用），“一带一路”语言问题属于国家语能力建设问题。广义的国家语能力建设包括公民个人语言能力和社会语言

能力，狭义的国家语能力建设指国家层面在处理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科技、文化等各种国内外事务中所需要的语能力建设。

中国的语能力建设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不小的差距，尤其是国家语能力建设方面。比如前几年我国海军在亚丁湾护航时，由于国内没有能力处理索马里海盗所使用的一种阿拉伯语方言，需要以英语为语言中介，致使效率大打折扣。韩国也出现类似情况，韩国军队曾成功捕获三名索马里海盗，但无法审问，三天后美军语言组到达帮助解决了审讯问题。美国于2006年开始实施“关键语言”战略，其目标就是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发生事情，都能得到合适的语言支持。

要改变目前国家语能力建设不足的现状，需要创新思维方式，改变培养机制，走协同创新之路。江苏师范大学语能力建设协同创新中心是江苏省认定的省级“江苏高校语能力建设协同创新中心”，也是国内首家语能力建设协同创新研究机构，该中心的协同单位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和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等十家，曾在国家语委指导下成功策划了首届世界语言大会。2014年6月由中国政府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合作在中国苏州召开了人类文明史上第一次世界语言大会，语能力建设协同创新中心以其长期的研究成果为基础提出了此次会议的核心概念“语能力建设”，并论证、提出了会议的主题“语能力建设与人类文明和社会进步”，得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与会的400多位来自100多个国家的政府官员和语言学家的高度认同，中心还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起草了概念文件和大会成果文件《苏州共识》。此次大会是习近平主席访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重要后续成果之一，在这次大会上，中国声音成为没有争议的世界共识，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在世界学术界和国际社会取得话语主导权的一次重大突破。国家语委专门发

函（国语函〔2014〕3号）通报表扬了语言能力协同创新中心和团队成员。

目前，江苏高校语言能力协同创新中心与江苏师范大学语言能力高等研究院携手，正在积极推进构建“一带一路”语言服务宏伟大战略工程。

首先是在国家语委、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和江苏省语委指导下启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语言国情手册》的编写工作。下一步我们将在沿线国家语言资源调查的基础上，利用“互联网+”技术，开发面向智能手机的语言服务应用软件——“‘一带一路’语言通”，研制各国常用语境语言300句光盘，以供不掌握所在国语言的工作人员语言服务应急之需。

其次是利用协同创新机制，与各协同单位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语言学家深度合作，开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语言国情人才现状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汉语人才培养和储备现状调查，拟在此基础上建立语言服务和语言人才数据库和档案库，便于直接服务“一带一路”建设。

再次是积极协调各方力量，利用中心的协同创新机制，建立“一带一路”语言服务和语言人才培养的国家应急体系，逐步建立起有中国特色的专门用途外语人才培养途径，形成院校培养与语言人才应急培养体系互为支撑的“一带一路”语言人才培养的新格局。语言服务和语言人才培养国家应急体系和机制的建立，也是国家语言能力长远建设的重要一环。

最后是建议国家相关部门将基于协同创新机制的“一带一路”语言服务工程列入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工程总体设计，并由相关部门给予立项建设。

目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语言国情手册》的编写工作在课题组全体成员的共同努力下，在相关单位和学者的大力支持下，已经

全部完成。本书以国别分列的形式呈现了“一带一路”沿线64个国家的语言状况，包括这些国家的国语、官方语言、民族语言、方言的情况，语言与民族、宗教的情况，语言国情历史沿革的情况，还专门设立“语言服务”一节，介绍我国关于这些国家语言人才培养和这些国家关于汉语人才培养及汉语专业开设的情况，包括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的开设情况，便于国家和企事业单位了解和把握语言人才分布状况。本书还经国家权威部门授权，首次发布经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审核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国别地图，便于了解相关国家的详细情况。最后还要感谢商务印书馆的鼎力支持，使得这本时间紧、任务重、排版繁难的手册得以及时出版。

本书的编写肯定还存在各种不足，希望得到各位读者和专家的指教。我们也在初步解决应急之需的同时，启动了新的修订工作，特别是在各国主要语言的介绍、一些统计数字的口径和国情介绍等部分，拟联合沿线各国的语言研究机构和专家做进一步的修正和补充，并配合“‘一带一路’语言通”和国别300句光盘的研制，将其内容充实到以后的版本中，以满足“一带一路”语言服务之需。

据统计，截至目前，我国拟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共建布局的企业已达110 000余家，无语言沟通障碍的企业少之又少，构建“一带一路”语言服务和语言人才培养宏伟大战略工程任重道远。从更为长远的国家发展战略角度看，经济合作与人文交流是“一带一路”建设之两翼，语言国情研究和语言服务及语言人才培养工程不仅可以解决“一带一路”战略的各项经济建设的语言能力问题，也是随之而来的人文交流的基础工程，更是在国际舞台展示中国国家实力的一项基础工程。

地图图例

◎北京 BEIJING

◎芝加哥 Chicago

◎清迈 Chiang Mai

○罗萨里奥 Rosario

●万隆 Bandung

———

———

++++++

———

———

———

———

790 (1300)

▲

⚓

首都、首府

重要城市

城市

城镇

一级行政中心

国界

未定国界

地区界

军事分界线

一级行政区界

铁路

高速公路

公路

大道

轮渡

航海线/海里(千米)

航空站

港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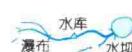
海岸线



湖泊



时令河、时令湖



常年河、伏流河



井、泉



渠道、运河



珊瑚礁



沙洲



沼泽



盐沼泽



干涸河、干涸湖



沙漠



世界遗产



山峰



火山



关隘或山口

目 录

阿尔巴尼亚 / 001	俄罗斯 / 107
阿富汗 / 007	菲律宾 / 115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 015	格鲁吉亚 / 123
阿曼 / 021	哈萨克斯坦 / 129
阿塞拜疆 / 027	黑山 / 135
埃及 / 035	吉尔吉斯斯坦 / 141
爱沙尼亚 / 043	柬埔寨 / 147
巴基斯坦 / 049	捷克 / 155
巴勒斯坦 / 055	卡塔尔 / 161
巴林 / 061	科威特 / 167
白俄罗斯 / 067	克罗地亚 / 173
保加利亚 / 073	拉脱维亚 / 179
波兰 / 079	老挝 / 185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 087	黎巴嫩 / 191
不丹 / 093	立陶宛 / 197
东帝汶 / 101	罗马尼亚 / 203

- 马尔代夫 / 209
马来西亚 / 215
马其顿 / 223
蒙古 / 229
孟加拉国 / 235
缅甸 / 241
摩尔多瓦 / 249
尼泊尔 / 257
塞尔维亚 / 265
沙特阿拉伯 / 271
斯里兰卡 / 277
斯洛伐克 / 283
斯洛文尼亚 / 289
塔吉克斯坦 / 295
泰国 / 301
土耳其 / 309
- 土库曼斯坦 / 315
文莱 / 321
乌克兰 / 327
乌兹别克斯坦 / 333
新加坡 / 339
匈牙利 / 345
叙利亚 / 353
亚美尼亚 / 359
也门 / 365
伊拉克 / 371
伊朗 / 377
以色列 / 385
印度 / 393
印度尼西亚 / 401
约旦 / 409
越南 / 415

阿尔巴尼亚国旗呈长方形，长宽比7:5。旗面为深红色，中央绘有一只黑色双头鹰。阿尔巴尼亚被称为“山鹰之国”，鹰被认为是民族英雄斯坎德培的象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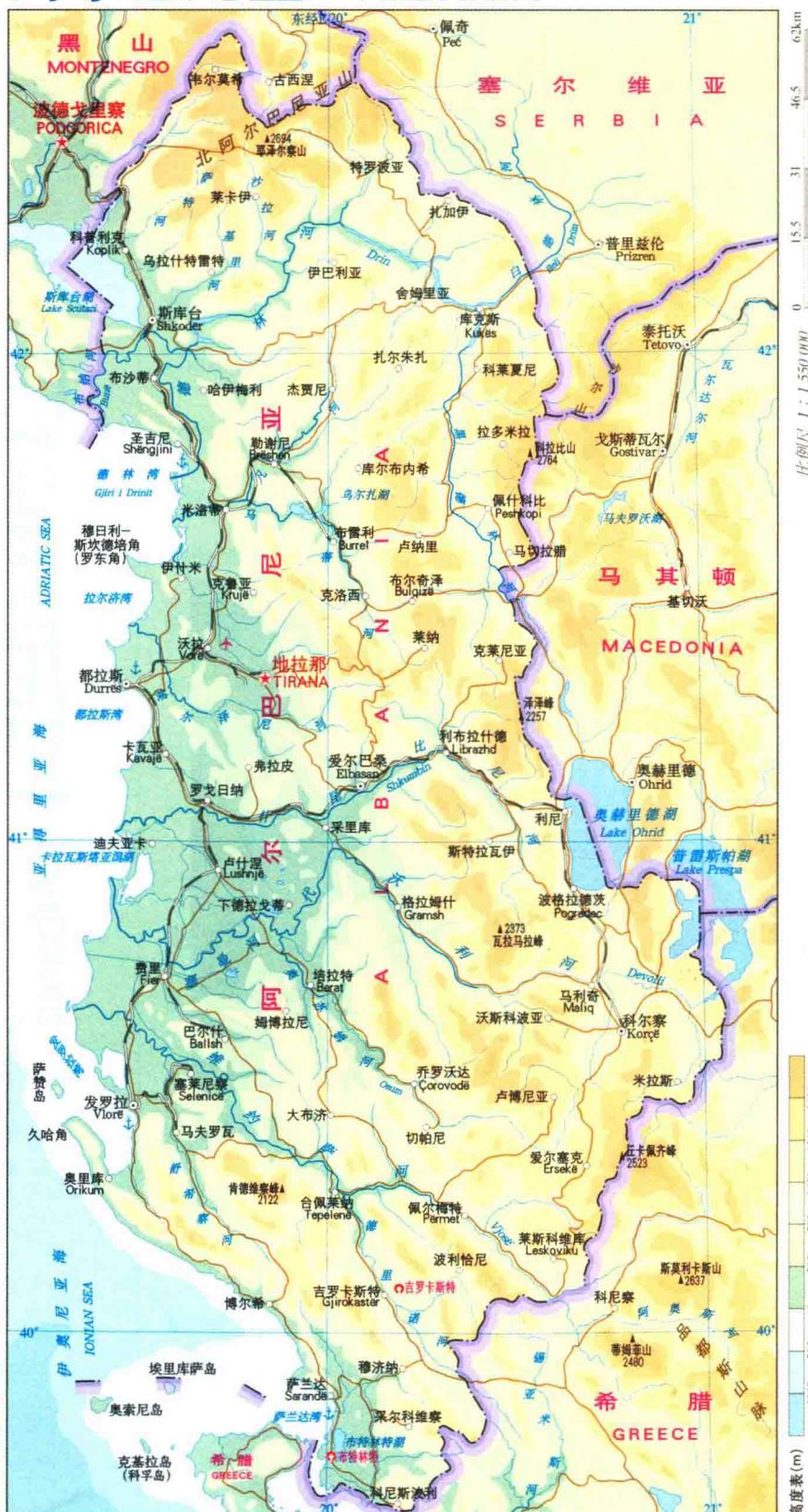
阿尔巴尼亚

The Republic of
Albania



哈奇·艾特海姆·培清真寺

阿尔巴尼亚 ALBANIA



阿尔巴尼亚，全称阿尔巴尼亚共和国，位于欧洲东南部的巴尔干半岛西岸，北接黑山和塞尔维亚，东北与马其顿相连，东南毗邻希腊，西濒亚得里亚海和伊奥尼亚海，与意大利隔奥特朗托海峡相望。国土面积 28 748 平方千米，人口约 290 万。

语言

阿尔巴尼亚有 8 种语言。官方语言是阿尔巴尼亚语，使用人口占总人口的 98.8%。希腊语使用人口占 0.5%。还有马其顿语、瓦拉几语、土耳其语、意大利语、阿罗马尼亚语、罗姆（吉卜赛）语和塞尔维亚 - 克罗地亚语。

全世界共有 500 多万人使用阿尔巴尼亚语，主要集中在阿尔巴尼亚、科索沃、马其顿和希腊，也包括欧洲东南部阿尔巴尼亚人聚居的地区，如黑山和塞尔维亚的普莱索沃谷地。

阿尔巴尼亚语被认为是印欧语系的一个独立分支，有可能来源于 2000 年前的伊利里亚语。由于历史的原因，阿尔巴尼亚语长期受到许多周边国家语言的影响，很多词汇来自意大利语、土耳其语、法语、现代希腊语、塞尔维亚语和马其顿 - 斯拉夫语。虽然词汇经历了很大的变化，但是语法结构基本上保存较好，仍有相当明显的印欧语特点。阿尔巴尼亚语的冠词置于词尾并且融合在词根后面，这与罗马尼亚语、保加利亚语和马其顿语十分相似。

阿尔巴尼亚语主要有 3 种方言：盖格方言、托斯卡方言和一种过渡性方言。其中盖格方言使用者约 120 万人，托斯卡方言使用者约 157 万人。什昆宾河以北是盖格方言区，以南是托斯卡方言区，中间是过渡性方言区。托斯卡方言是官方语言阿尔巴尼亚语的基础方言。两种方言之间能够互通。

从 15 世纪开始，阿尔巴尼亚人开始借用周边国家的文字记录阿尔巴尼亚语。起初托斯

卡方言使用希腊字母，盖格方言使用拉丁字母，这两种方言还都使用过来自土耳其的阿拉伯字母，直到 1908 年才确定使用拉丁字母。

阿尔巴尼亚语的书写系统共有 36 个字母，其中包括 2 个加符字母和 9 个二合字母，拼写和读音基本一致。标准阿尔巴尼亚语有 7 个元音和 29 个辅音。单词重音主要在最后一个音节。

阿尔巴尼亚语示例：

Vendi i shqiponjës, Shqipëria, Ka një histori të gjatë, gjendet në një pozicion të rëndësishëm gjeografike, me një shumëlojshmëri peizazhesh të bukura. Populli i zellshëm shqiptar, ka korrë pa ndërprerë arritje në rrugën e rigjallërimit të ekonomisë dhe të përmirësimit të jetesës dhe tani po ecën me hapa të mëdhnjë drejt objektit të anëtarësimit në Bashkimin European.

（“山鹰之国”阿尔巴尼亚历史悠久，风光秀美，人杰地灵。勤劳智慧的阿尔巴尼亚人民在振兴经济、改善民生的道路上不断取得成就，如今正朝着加入欧盟的目标阔步前进。）

阿尔巴尼亚的主要外语为英语，也有许多人学习法语、俄语和汉语。

民族

阿尔巴尼亚现有人口约 290 万，其中阿尔巴尼亚族占人口总数的 98%，少数民族主要有希腊族、马其顿族、黑山族、塞尔维亚族、克罗地亚族等。此外，居住在阿尔巴尼亚的还有保加利亚人和犹太人等。

阿尔巴尼亚族属欧罗巴人种巴尔干类型。阿尔巴尼亚民族来源观点尚有不同，较为通行的说法是，阿尔巴尼亚人是巴尔干半岛古代伊利里亚人的后裔，融合了早先居住于此的色雷斯人等发展而成。在长达数千年的历史中，这个民族绝大部分时间与东欧其他民族，特别是与周围邻近民族联系并交错在一起。这个民族

曾于 1190 年建立过阿尔贝里公国，后长期受到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占领。1443 年，阿尔巴尼亚民族英雄斯坎德培曾领导武装起义，斗争失败后，阿尔巴尼亚人被迫改信伊斯兰教。20 世纪初，巴尔干各国相继独立，阿尔巴尼亚人被多条国境线划分在国土毗连的不同国家中，形成了跨国民族。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巴尔干半岛先后被意大利和德国等国家占领，各国疆界有所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各国的疆域又出现了或多或少的变动，形成了现在的阿尔巴尼亚版图。

阿尔巴尼亚是欧洲唯一一个伊斯兰教信徒占多数的国家。70% 的居民信奉伊斯兰教，20% 信奉东正教，10% 信奉天主教。



语言国情沿革与发展

古代阿尔巴尼亚的语言国情

公元前 2 世纪开始，居住在巴尔干半岛的阿尔巴尼亚人的祖先伊利里亚人遭到罗马人的入侵和统治，前后长达 550 年。公元五六世纪罗马帝国衰落以后，斯拉夫人部落侵入，从此阿尔巴尼亚处于拜占庭帝国和斯拉夫人的统治下，历时千年，期间阿尔巴尼亚人曾短期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阿尔贝里公国。14 世纪末开始，奥斯曼帝国开始入侵巴尔干。1440 年起，统治阿尔巴尼亚长达 500 年。虽然不断遭受外族统治，阿尔巴尼亚人仍保持了自己的语言、风俗习惯以及民族身份，但由于经济落后，文化发展水平较低，地区隔绝，宗教分裂，加上外族统治，一直未形成统一的民族书面语。这期间阿尔巴尼亚语的字母表、变格变位表因地区而异。

19 世纪中叶，在民族复兴运动的鼓舞下，阿尔巴尼亚语由地区性方言向民族语发展。一个重要的标志是纳乌姆·韦基尔哈尔吉于 1812 年创制的第一个阿尔巴尼亚语字母表，并用这

些字母书写了一个通告、编写了识字课本。他在通告中提出了用民族语进行教育的主张，认为这是拯救祖国和使祖国进步的手段。同时，爱国人士在阿尔巴尼亚古代作家的著述中收集词汇，与邻近语言做历史比较，试图证明，尽管阿尔巴尼亚语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兼收并蓄，融进了希腊语、拉丁语、斯拉夫语和土耳其语等语言的成分，但总体上有其自身的特点。

19 世纪 60 年代开始，阿尔巴尼亚语书面语出现了两种方言互相接近的趋向。语言学家、作家康斯坦丁·克利斯托福利齐成为第一个用两种书面方言书写的作者，因而被看作是阿尔巴尼亚民族书面语形成的起点。

这一时期的阿尔巴尼亚语吸收了民间口语的养料，形成了以地区方言为基础的共同口语；同时清除大量的外来词，吸收民间口头创作中保存下来的词汇，也利用阿尔巴尼亚语本身的造词功能构成大量新词，对统一书面语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

尤为重要的是，1879 年，成立了阿尔巴尼亚语字母书写和出版协会，制定了一个较统一的字母表。该字母表成为后来的通用字母表的基础。1908 年，在马纳斯蒂尔召开语言代表大会。大会对此前使用的 3 个字母表（伊斯坦布尔字母表、拉丁语字母表和德·拉达字母表）进行了综合，确定了 7 个元音和 29 个辅音。虽然这次代表大会仍承认伊斯坦布尔字母表（以土耳其—阿拉伯字母为基础）和拉丁字母表，但在实际使用中伊斯坦布尔字母表被自然淘汰，拉丁字母表成为今天阿尔巴尼亚语使用的字母表并被确立下来。语言代表大会也因为统一了阿尔巴尼亚语字母表而被载入阿尔巴尼亚语发展史册。

现代阿尔巴尼亚的语言国情

1912 年阿尔巴尼亚摆脱奥斯曼帝国的统治，组建第一个阿尔巴尼亚现代政府。此后经